

黑 儒 傳

陳青雲著

第三冊

華文出版社

黑 儒 传

第三册

华艺出版社

第十六章

求医探奇

丁浩来到伊州。

入城之后，信步走入一家十字路口的酒楼过午。

要了酒菜，一个人自斟自饮，但心头却沉重无比。

一方面，他悲伤柯一尧的死！

一方面，又牵记着红颜知己“梅映雪”的生死下落：

再就是师恨亲仇，不知何日才能了结？

“望月堡”近在咫尺，但种种顾虑，他不能冒昧从事，“望月堡”高手如云，自己功力再高也难以一击成功，必须谋而后动。第一步，得伺机个别消灭所知的劲敌，然后才能有把握直接找郑三江算帐，而“九龙令”的公案，也必须有周详计划，昭告武林，万一郑三江湮灭了证据，便永远无法澄清了。

与“毒心佛”赌斗的一幕，又现心头，以目前所知，他是唯一的劲敌，他所恃的是“石纹剑”。如果再有单打独斗的机会，务必要先除此敌，否则无法接近郑三江。

照斐若愚透露，“望月堡”似他师父“五方神东方启明”那等高手，明的至少五人，暗的不知多少，，这股敌对的潜

力，是决不容忽视的。

丁浩同时也想到了王屋山中的“竹林客”，他双腿已残，等于废人，却苦于没机会去探视他。

正在思绪牵缠之际，忽感一阵香风触鼻，抬眼一望，一个玄色披风的女子，正从自己座旁经过，在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。

丁浩也无暇去理睬，低下头仍想心事。

“小二，拣精致的送四五样来，酒要女儿红，陈年的！”
声如乳莺出谷，悦耳之极。

丁浩忍不住抬头望去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，那女子的目光也向这边瞟来，梨涡浅浅，冲着丁浩嫣然一笑，这一笑，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丁浩心头不禁“怦！”然，忙低下头去，啜了一口酒，掩饰窘态。

这女子在二十四五之间，是个风华绝代的女子。

丁浩暗忖，这样的女子，为什么也出来行走江湖？

倏地，他发现桌上有张手掌大的字笺，却是眉笔写的，心头登时一震，他悄悄捻在手中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勿近黄衣魔女，小心阴谋！”

黄衣魔女，指的是“金龙使者”无疑。

他内心的骇异，莫可言宣，这字条是谁写的？何时放在桌上？勿近黄衣魔女，小心阴谋。难道“金龙使者”已看中了自己，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
他捏着字条出神，从笔迹与用眉笔书写这点看来，这字条是女人送的。

说女人，除了这玄色披风的女子，座中没有另外的女人，而她刚才从自己座旁经过，那是她示警无疑了。

自己太疏神了，竟未发觉对方把字条放在桌上。

她为什么要向自己示警呢？

她是什么来路？

心念之中，下意识地又把目光瞄了过去，那女子的酒菜未到，此刻正凭窗外望，只能看到她的侧影，她面上的表情，无法看到。

丁浩收回目光，把字条搓碎抛了，心头可有些许不宁。

不久，小二送上了酒菜，那女子旁若无人地吃喝起来。

座中起了窃窃私议的“嗡嗡！”声，这女子的美，震颤了酒客的心弦。

丁浩几次想开口向对方请教，但话到口边，却吐不出来。

那女子频频抬头望着窗外街心，不知是等人，还是寻人？

她不朝这边看，丁浩想搭讪也不成，只好闷坐着。

隔了一会，只见一名青衣少女，匆匆入座，迳自走到那女子身边，“喁喁”低语了数声，只听那女子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亲自去处理，这事夫人交待，非办成不可！”

声音虽低，但丁浩却听清楚了，但这无头无尾的话，根本不知道所谈何事，话中提到夫人交待，想必这玄色披风的女子，是受命办事的。

事不干己，当然也没有花心神去想的必要。

那女子抛了块碎银在桌上，与那后来的青衣少女，姗姗离座，临下楼，却又有意无意地回眸对丁浩一笑，然后才下楼而去。

丁浩心中大感困惑，这女子是什么意思？彼此素昧平生

.....

那笑容十分感人，但没有丝毫邪荡之意。

好奇之念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于是，站起身来，唤过小二，结了帐，匆匆下楼，出了门，已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踪影，这里是十字街口，四通八达，谁知她俩走的是那个方向？正在筹思无计，只见一个乞丐向自己伸手，不由心念一动，把刚才会帐找的零头，塞在乞儿手中，一笑道：“朋友，刚刚那两个女子走的是那个方向？”

那乞儿龇牙一笑道：“您是丁少侠？”

丁浩不禁暗吃一惊，这乞儿怎会认得自己呢？当下愕然道：“朋友认得在下？”

“少侠的这风范，除了‘酸秀才’，很难找第二个，是冒猜的！”

“哦！方才……”

“那两个女子定是去东街蒋御医家无疑……”

“什么！蒋御医？是宫廷中的御医？”

“不，御医蒋士庭早已作古，现在当家的是他儿子！”

“啊！朋友怎知道？”

“那青衣少女是从他家出来的！”

丁浩随即意识到这乞儿可能是丐帮中专门负责查探的弟子，不然不可能注意到这些琐事，当下又道：“蒋御医家怎么走法？”

乞儿用手朝正面大街一指，道：“由此去，到第二条横街向左弯，转入右边第二个巷口，黑漆大门，有一对大石狮子，门上有块‘济世活人’的大匾额便是！”

丁浩双手一拱，道：“多承指教！”

照着乞儿的指示，向正面大街直走，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左转，然后绕到右面第二个巷口，弯了进去，走没多远，果见八字门楼，高悬一面‘济世活人’的金字匾额，一对大石

狮子，雄据左右。

这巷子相当僻静，虽是大白天，却不见什么行人来往。
两扇黑漆大门，紧紧关着。

丁浩心想，是叫门而入，还是箭坦而进？但自己这一进去，算什么呢？是拜访主人，还是跟踪别人。

如果回头的话，又有些不甘心，进门的话，相当尴尬，万一那披玄色风衣的不在里面，又算怎么回事呢？

想来想去，忽然得了一个主意，手足至交“赤影人”不是得了离奇怪症吗？此宅主人，是宫廷御医之后，何不以求医为名，堂皇叩门而入。

心念之中，上前叩动门环。

久久，才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何人叩门？”

丁浩大声应道：“在下是来求医的！”

那门内的女子声音道：“蒋太医今天不应诊！”

丁浩明知事有蹊跷，故意装作急躁的声音道：“请回一声，是急症？”

女子的声音一冷，道：“急症也没法，太医正在为一个垂危的人治病，不能分身，你往别家吧！”

“不成啊！这病非蒋太医不治……”

“你这人不识相，你慢慢在门外等着吧！”

说完，再没声音，任丁浩说什么，就是没回应，丁浩自我解嘲地笑了笑，暗忖，没来由在这里求人，这档子闲事不管也罢，想着，回头便走，走了没几步，那股子好奇之念，实在憋不下，一横心，又回了回来。

抬头一看，门墙并不高，只丈来高下，左右一看，没有行人，弹身飘了进去，身如飞絮，落地无声。

眼前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大庭院，一条白石道，穿过花

阴，直透大厦。

“朋友是刚来吗？”

语冷如冰，竟已到了身后，听声音，就是方才应门的女子，心头不由一动，一个应门的女子便有这等身手，看来这蒋太医必是个非凡人物。

心念之间，缓缓回身，一看，眼前俏生生地站着酒楼上所见那名青衣少女，心下登时明白过来，门户已被外人控制了，敢情这少女进酒楼时，没注意到丁浩，是以并无惊容，只是丁浩那绝世的风范，使她迷惘了一阵子。

青衣少女估量了丁浩一番，曼启朱唇道：“朋友是求医的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求医也有这等求法？”

“情急无奈，只好出此下策！”

“朋友如何称呼！”

“区区‘酸秀才’！”

青衣少女粉腮一颤，娇躯向后一挪，惊声道：“阁下便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‘酸秀才’！失敬了！”

丁浩淡淡一笑道：“过奖了，不敢当鼎鼎大名四字。”

“阁下看来不是求医的吧？”

“姑娘为何知道？”

“阁下不似有病的样子！”

“哈哈，区区倒还健朗，与病无缘，是代友求医的！”

青衣少女面色已不似之前的冷漠，略一沉吟道：“阁下来得不巧，蒋太医此刻不见客，阁下改个时间吧？”

“不成，是急症！”

“蒋太医正在诊治的也是急症！”

丁浩轻声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不是蒋太医的司阍人吧？”

青衣少女粉腮一变，道：“酸秀才，你干脆说明来意吧？”

丁浩胸有成竹，毫不犹豫地断然道：“求医！”

青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现在不成！”

“姑娘又不是蒋太医的家人，何必如此强作主。”

“阁下怎知我不是蒋府的人？”

“区区来过不止一次，从没见过姑娘！”

“阁下能认识蒋府内外上下所有的人？”

从这句话，看出这青衣少女十分慧黠，但丁浩是别有用心而来，求医是临时想到的主意，也是个幌子，手足至交“赤影人”患的是武林奇症，非一般医家所能为力，只是顺便姑妄试试而已，当下微微一哂道：“也差不多！”

“那你是蒋太医的朋友？”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姑娘当明白这句江湖中的口头禅……”

“阁下很有辩才？”

“好说，事实是如此！”

“现在我敦请阁下离开？”说完，摆了摆手，作出一个送客之状。

丁浩一撇嘴，道：“如果区区就不呢？”

青衣少女粉腮一沉，寒声道：“那我只好动手请了！”

“只怕姑娘请不动？”

“阁下无妨试试看？”

话声中，出手便点，不疾不徐，十分悠闲，像是开玩笑般的，但点出的角度部位，竟是完全意想不到的，玄奇绝奥，使人有无从闪避封架之感，除了硬让她点上，别无他途。丁浩暗吃一惊急运师传“错脉封穴”之术。

青衣少女切切实实点上了丁浩的“偏穴”，见他恍若未觉，不由一窒。

就在这一窒的瞬间，丁浩反出指连点对方三处大穴。

青衣少女连哼声都没有，便木然钉在原地，眸光中尽是愤怒之色，但苦于不能开口，也无法动弹。

丁浩一拱手道：“姑娘，在下无意得罪，但为了求医，不得不然，请多多原谅，这穴道在两刻时间之内，不解自解！”

说完，不理对方反应为何，闪身从花阴间掠去，犹如一抹幻影。

白石路尽头，是一间广厦，居中是大厅中传出了男女急论之声。

丁浩绕到了厅侧的假山石后，从石罅内望。

厅中主位上坐着一个锦衣老者，年在花甲之间，精神十分矍铄，看来是武林中健者，此刻面红耳赤，一脸愤容，客位正首，坐的是酒楼中所见那披玄色风氅的女子，下首坐着一个青衣妇人，年可四十余。

只听那披玄色风氅的女子冷冷地道：“姓蒋的，东西不是白要你的，物物交换！”

说着，从怀中取出一个锦袋，往几上一倒，一粒龙眼大浑圆的珠子滚了出来，厅内顿时被珠光充满，那女子接着又道：“这珠子产自女真，是贡物，你当知道它的价值？”

蒋太医双手一摊，道：“姑娘就是用斗量珠，老夫也拿不出来！”

那女子粉腮一变，道：“蒋光彦，与你交换那‘九叶灵芝’，是为了救人，并非贪你之物，你是太医，济世活人，该有份仁心吧？”

“老夫再三声明，那东西在半年前被人窃走了……”

“这是推卸之辞!”

“莫不成要老夫的命?”

“要命未必，要药是真的，尽人皆知，令先尊自宫廷带出那株‘九叶灵芝’，视作传家之宝，但为了救人，只有请你割爱!”

蒋光彦怒声道：“姑娘怎地如此不通情理，东西丢失了，要老夫变戏法不成?”

那女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希望拆下大门口济世活人那方匾额吧?”

蒋光彦胀红了脸道：“那是前朝相国亲笔所题，代表家门殊荣，姑娘说这话……不免太过份了……”

“那你就乖乖拿出来，这珠子嫌不够代价，可以再增加。”

“老夫无能为力!”

丁浩在暗中大感踌躇，一方硬索他人之物，说是救人，一方咬定失落，无法交出，到底谁是谁非呢？事实真相既是如此，自己是袖手，还是出面调解？

那女子一拍几桌，道：“姓蒋的，那东西比你身家性命重要?”

蒋光彦脸色变了变，栗声道：“姑娘是恐吓老夫吗?”

“并非恐吓，你自己衡量吧!”

“莫非真要老夫的命?”

“既抵死不肯放手，只好带你回去交令!”

蒋光彦霍地站起身来，额上青筋暴露，厉声道：“姑娘欺人太甚了，姓蒋的虽习过防身之技，但从不涉足江湖是非，安份守己，悬壶济世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激动过甚，竟说下去了。

玄色披风的女子冷冰冰地道：“若非因你一向安份，此刻可能已见血了！”

“姑娘直到现在还没交待来路，一味咄咄逼人……”

“本人‘威灵夫人’座下首席使者！”

“威灵使者？”

“对了！”

“请问‘威灵宫’是武林门户，还是江湖帮派？”

“这问得多余，你明知本使者不会告诉你的！”

丁浩在暗中大是激动，江湖中真是无独有偶，才出了“金龙使者”，又有“威灵使者”，看来这些秘密帮派，全要出现江湖了。

他倏然想起了手足之交“赤影人”所说“桐柏山”中的奇遇，看来这“威灵使者”是源于桐柏山中的“威灵宫”无疑了，“赤影人”叙说之时，神乎其神，自己当时的判断不错，果真是一个江湖秘密门户。

威灵使者转顾那青衣妇人道：“何管事，你去接替小燕守门，要她去备轿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青衣妇人起身往外走去。

丁浩心中一震，青衣妇人这一出去，必发现那叫小燕的少女被制，自己是就此抽身离去，还是……

转念一想，不成，自己业已向那青衣少女报了号，对方非找自己不可。不如此刻现身，光明磊落地与对方见面，差人备轿，不用说是准备带走蒋光彦。

心念之间，绕林荫出现白石道中，正好迎住那姓何的青衣妇人。

青衣妇人作梦也估不到有人现身，惊声喝问道：“什么

人？”

丁浩从容地道：“区区人称‘酸秀才’的便是……”

“你……便是‘酸秀才’，意欲何为？”

“求医，这不是蒋御医的府上吗？”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啊！对不起，那位司阁的姑娘不许区区入见，救人如救火，区区迫于无奈，只好逾墙而入了……”

“你把姑娘怎样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点了她的穴道，请她安静而已！”

青衣妇人面色一沉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酸秀才，你太目中无人，竟敢……”

厅中传出威灵使者的声音：“何管事，让他进来！”

青衣妇人再次发了一声冷哼，摆了摆手，道：“进去！”然后疾步朝大门走去，想是想探看那叫小燕的青衣少女。

丁浩若无其事地从容举步，向厅门走去，因为那威灵使者对他会传柬示警，要他防范那些黄衣少女，是以在心理上对她并无敌意，入厅之后，先向威灵使者一抱拳，故作惊异之状，道：“姑娘也在这里！”

威灵使者冷声道：“你来的很巧！”

丁浩乍作不闻，转问急愤交加的蒋光彦，拱手一揖道：“蒋先生，区区特来拜候！”

蒋光彦扫了丁浩一眼，道：“小友找老夫何事？”

“敝友患了一种离奇怪症，特来恭请妙手一治！”

“老夫不再为人诊病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问这位使者吧？”

丁浩故作不解，困惑地望着威灵使者。

威灵使者冷冷笑道：“酸秀才，别装模作样，你早躲在假山石后了，是不是？”

丁浩心头大震，俊面登时发了热，想不到自己的形迹早落入对方眼中，这女子的确不简单，这半天竟能沉得住气，一眼瞥见由窗外透人的斑斑日影，立即醒悟过来，此时正是目光西斜之际，而这座巨厦是朝西的，身法再玄，也瞒不过这等身手的人。

想及此点，内心释然，但尴尬之意未消，讪讪一笑道：“斜阳不作美，使区区露了形！”

威灵使者改容一笑道：“你很有自知之明，你来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求医？”

“不是跟踪本使者？”

“姑娘误会了，巧合而已！”

威灵使者樱唇一掀，道：“酸秀才，算是巧合，但又太不巧，蒋太医不应诊，毋须我再解说反正你全听见了，现在请你离开，免得伤了和气，如何？”

丁浩可作了难，不走，便是横岔一枝，走，等于示怯，心念几转之后，道：“区区也无意伤彼此和气，不过……区区巴巴赶来求医？如果徒劳而返的话，对敝友难作交待，自己良心也过不去！”

威灵使者声音一冷，道：“那你准备怎样？”

“至少得让区区叙述一下敝友病情，听听蒋大国手的高见……”

“如本使者说不行呢？”

“区区想……姑娘还不至如此不通情！”

“你很会说话，不卑不亢，软硬俱有，也罢，本使者特

别通融，贵友何许人物？”

丁浩略一踌躇，道：“姑娘也许见过此人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数月前，有一个年约三十青衣书生，山行露宿，会蒙贵门主召见……”

威灵使者面上浮起一片异样的神色，沉声道：“那是你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什么样的朋友？”

丁浩不由一怔，这话问得好生突兀，朋友便是朋友，还要分什么样的不成？当下荒而道：“情同手足！”

“仅止于此吗？”

“姑娘这话问得奇怪，朋友便是朋友，只有亲疏之别，别的还有什么？”

“有，分别很大，这亲疏两字，便有极大分别？”

“区区再说一遍，道义之交，情如手足！”

威灵使者神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我明白了，时间不待，现在你问吧。”

丁浩转向蒋光彦，重施一礼，道：“先生，区区可以请教吗？诊金照付！”

蒋光彦叹口气，坐了下来，道：“请坐下谈，诊金休提！”

丁浩走到蒋光彦旁侧下首的椅上隔几落坐，道：“区区长话短说，敝友因早年练武失慎，可能损了经脉，每年秋后发作一次，十天半月不治而愈，发作之时，状类癫狂……”

“嗯！这……可能是伤了脑！”

“先生有何指教？”

“医家之道，望闻问切缺一不可，这必须要亲诊患者才

能作断。”

丁浩剑眉一蹙，道：“敝友住处颇远，有数日路程，恐怕……”

“他练的是什么功？”

“这个……噢！区区倒不会详细问过，武功亦有门派，亲如手足，如不同师则不能相询，这是武林中的规矩……”

蒋光彦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除非亲诊，否则老夫无能为力！”

丁浩一时之间没了主意，如果返离尘岛要“赤影人”来就医，往返数日，威灵使者不会等，如果请蒋光彦赴离尘岛，更加不可能，第一，离尘岛不许外人进入，第二，这样一来，势非与威灵宫发生冲突不可。

威灵使者轻笑一声，道：“酸秀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丁浩想了想，正色道：“姑娘可容区区进一言？”

威灵使者慧诘地一笑，道：“你大概想为蒋太医求情？”

丁浩一点首，道：“姑娘兰心慧资，一语中的……”

“不必给我戴高帽子，你说怎样？”

“姑娘带走蒋太医，似乎不妥，如果‘九叶灵芝’确已被窃，带走人无补于事。”

“你准备插手干预？”

“不是这么说，区区只是进言。”

“如果此物仍在，他托言被窃，不肯割爱，又如何说？”

蒋光彦大声道：“老夫不是那等人！”

丁浩凝重地道：“区区看蒋太医确不是那种人……”

威灵使者粉腮一冷，道：“这类珍奇之物，必定收藏严密，等闲不会失窃，而且蒋太医并非平庸之流，等闲屑小，也不敢覬覦，同时本使者奉令求此物，是为了救人，并非夺人所好，不计代价，公平交易，于情于理，都说得过去。”

“不错，姑娘说的是，带人的目的，当然是希望蒋太医交出此物，如无物可交，也是白费，况且蒋府世居此城，名望不恶，身家在此，当不致不计一切后果，骗人只能骗一次，欺人只能欺一时，姑娘以为然否？”

“似乎有理，但人非救不可！”

“区区有两点建议，也许可行……”

“说说看？”

“第一，把病人带来此地，由蒋太医诊断，也许可以不藉‘九叶灵芝’而用其他药物治疗，岂不免了这处周折？……”

“威灵使者一抬手，止住了丁浩的话头，道：“你安知我带人不是存此目的？到敝宫诊察也是一样。”

“如果非‘九叶灵芝’莫办，蒋太医的安全呢？”

“这得由门主裁夺，不过……本使者可以保证，不会有什么意外，敝门主十分仁慈，不会做失德的事，你的第二呢？”

“第二，区区对‘空门’略有交情，可以代查“九叶灵芝”下落，如果幸而找到，亲自送上桐柏山如何？”

“你的用心，无非是能使你那朋友有就医机会……”

“这点区区不否认，但这是两利的事。”

“好，酸秀才，本使者大胆保证，蒋太医此去无论能为力与否，均可安然返回！”

丁浩起身一挥道：“足感盛情！”说完，又向蒋光彦道：“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蒋光彦苦笑一笑道：“多承少侠缓颊，至深感激，看来只好如此了！”

丁浩复朝威灵使者道：“区区相信姑娘言而有信！”